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爱我的人和

AIWODEREN

我爱的人

HEWOAIDERE



木棉 著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爱我的人和

AIWODEREN

我爱的人

HEWOAIDEREN

木棉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徐策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 - 5399 - 1544 - 7

I. 爱… II. 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5228 号

书 名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作 者 徐 策  
责任编辑 孙金荣  
责任校对 薛 亮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宜兴文化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 万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1544 - 7/I·1450  
定 价 13.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1

如果说女人的结婚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人的转折，那么高雅玲的结婚就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事，就是对我也有一种特殊意义，就是我应该从看似安适、平静，其实是逃逸、回避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勇敢地面对现实，面对你了。显然对我来说，她结婚的意义就不亚于人类进入了新纪元，甚至还让我觉得，我的幸福也跟着就要来，就要从天而降了。

毕竟她在我所有女同学中第一个结婚，而且是在我刚刚高中毕业时就结婚，对我的冲击显然是太大了。更何况她还是我成长的一个陪衬——她简直是因我而生，为我而活。她是我父亲杨树林在市郊的“人民公社”当副主任时侥幸得生，是一个讲着一口“京片子”的下放知青和一个姿色和风韵都算得上出众的村姑偷情后的结果，自然是名不正言不顺，于是那年轻女子向当时正分管全社妇女工作的我妈请示，是不是流了，是我妈看她可怜，就一句话“好歹也是条生命，生下来吧”，才让她有幸来到这世界。不幸的是她生父生下她后便返城一去不复返，留下她可怜的妈妈独自哺育她到一岁半，眼看要给她断奶时，我呱呱落地了。由于我妈没奶水喂我，她妈妈便做了我的奶妈，让我吃了一年的她妈妈的奶。后来我母亲常说，她妈妈对我实在是太好，为让我能吃好奶，总是让自己的女儿睡在装满麸子的孵小鸡的纸盒里，在屁股下垫一块硬板纸。饿时就让她嘴里含只漏斗，里

面装满米糕,就像给鸭子填食似的让她不停地吃个够。饿了就吃,吃了就睡,以致养成她如今丰满得要爆炸的体型。吃多了自然要消耗,于是虽胖却天生鬼灵精怪的她便经常欺负我,常常把她又黑又脏还满是浓稠鼻涕的手指往我嘴里送,让我当奶头吮吸,让我今天想起来都满嘴不是滋味。而妈妈说到这时也总一副后悔让她生下来的样子。我们上的是同一所乡村小学,后来我到城里上中学,她却在乡里上完初中后考取了润江师范学校,再后来她在我父母的帮助下进了市实验小学当老师。最后据说是她自己找了老乡——一位市府副秘书长帮忙,才调进市规划院当打字员,却就是没想到她会这么快就结婚了。她结婚就意味着我和我的同学都从此进入了婚龄,想到这,老实说,我心跳得甚至比她还厉害呢。

只是多少年前我们就说好,说她结婚时一定请我做伴娘,可真结婚了,她却只字不提,肯定是从从小就心眼又太会计较的她怕我当伴娘抢了她新娘的风头,毕竟我有令所有女人忌妒的漂亮脸蛋和纤细腰肢,还不把她罩个严严实实。何况她从小就渴望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一生也就结婚这一次机会,才终究让她表现出她那副小家子气。当然我不会小鸡肚肠地跟她计较,毕竟她结婚让我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你,想到你那张由于经常想到反而让我有点想不起来的漂亮白净的面孔,特别是那关切慈爱的目光,心里便像有小虫爬似的感觉痒痒的。再想想高雅玲那位我只见过一面的矮小、丑陋的新郎,再看看一路过去的适龄青年男子,总觉得现实之中只有你高大、俊雅的模样才符合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形象。现在高雅玲结婚了,也就意味着我也从此进入了婚龄,我已再不是那种只可以对你暗恋在心口难开的女中学生、那种刚踏上社会不久还不该谈婚论嫁的无忧无虑的白领少女,而是可以让你明媒正娶的婚龄女青年了。所以从明天

开始,我就可以大着胆子向你表示我的爱意,而不是对你爱意的目光总是撒娇似的一板脸,然后飞也似的躲开了。想到高雅玲那位据说是做水果生意的新郎官,说真的,我还打心里真服了她高雅玲,也许是穷怕了,她竟会嫁给这个从温州来做水果生意的个体小老板,一个长得非常土气的农村青年,她好歹也是国家干部身份,吃皇粮的。

可我毕竟是个有着平常心的女孩,小时候奶妈的女儿结婚,我当然要提前下班回家,为参加她的婚礼做准备了。今天结婚的人也太多,父母早答应参加一位市领导的公子的盛大婚礼,只好让我带八百元礼金全权代表他们去出席高雅玲的婚礼,让我感觉到今天肩上担子的异常沉重。不过我也早想好了,我当然不能再送她钱,那也太俗气。想到自己正在花一般的妙龄,我就决定还是送她花,送她一束最高贵、最美丽的鲜花作为贺礼。可当我来到家门口的“花王”花店时,花店的小姐已在装饰明天的结婚花车,边用胶带纸把鲜花固定在锃亮的轿车头上还边说什么:“明天结婚!——明天又不是好日子,真急得发昏了!”我因为没结婚也就不会急得发昏,甚至很耐着性子地精心挑选出一束值二三百元钱的鲜花,然后才回家精心地给自己化上一个淡妆。我知道自己是浓妆淡抹总相宜,何况高雅玲才是今晚的主角,我怎么能去和她抢风头。我甚至还把自己如花般娇艳的容貌低调处理了,不只是化淡妆,我还换上那套中学最后一学期学校发的藏青色海魂衫式校服,就是第一次见到你那天穿的那身校服,再背上小包,匆匆赶赴婚宴。——我只是想以一种中学生清新、自然和纯朴的形象出现,不也正好给她这个浓妆艳抹的新娘的风头做一个陪衬。人家一辈子都给我做陪衬,我难道不能给她做一次陪衬,这种一生就一次的陪衬?

正是下午下班的高峰时间,一路上人流车流仿佛潮水一般。

我小心翼翼地骑着车，一手紧握着车把手，一手紧握那一束用扇形白色花边透明薄膜纸包裹着的娇嫩欲滴的鲜花。心说她也真会选日子，选五月十八日结婚，一整天满街是喜庆的节日气氛。真的，大清早我就在满街穿梭的鲜花婚车中寻找她的身影，一直看得我眼花缭乱和头晕目眩，最后剩下的也就是从我们区物资大厦楼上居高临下看到的一个结婚车队还有印象，头辆车是布满百合花、康乃馨等鲜花的红色桑塔纳车，车头还竖着一对白雪公主和王子造型的洋娃娃，接下来就是一辆接一辆的红色夏利、奥拓车，到末了才又是一辆红色富康车，甚至连奥迪车也没见一辆。有趣的是中午下班时又让我迎面碰上，这车队竟满大街地转悠了一上午。幸亏不是高雅玲打电话告诉我说的那一溜红的结婚车队，否则还不让我笑断腰。因为我已很好笑了，她电话里还向我通报了婚车的行进路线：结婚车队先把她从她租住的宿舍风风光光地接出，然后上繁华的街道转上几转，最后再风风光光地把她送回在同一条街而且与她宿舍也就一百多米远的新郎花巨资买下的装饰豪华的新房。当我向同事们说起这事时，他们便纷纷地跟我打趣道：“不知你结婚时是什么车队。”“肯定是一溜黑的奔驰、宝马和凯迪拉克，连奥迪、桑塔纳都不要。”“就是，还是一刷水的黑色进口车有派头。”“对，都是黑色牌照，是涉外和合资企业的车。”……虽然这“黑色”乍听起来让我略感到有些不祥，可黑色车毕竟显得大气，尤其是一律黑色的牌照，当时就让我悠然神往。真的，高雅玲觉得她一溜红车很风光，可跟我一溜黑车、黑牌照比就显得太初级阶段，而且我要在鲜花婚车上装扮造型最别致的孔雀开屏，再布满鹤望鸟或天堂鸟之类名贵花卉——这还是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的。至于晚上，就在坐落市中心大市口的五星级润江国际饭店的大宴会厅里举行豪华婚宴，领导和名流纷至沓来，饭店门口更是排满一溜边的黑色牌照

的黑色进口轿车……我憧憬得美滋滋、喜洋洋，脸上情不自禁地甜蜜微笑，甚至我自己都从路人看呆了的表情中感觉出来，便赶紧把脸板起来，就像平时见到你时一样，却又憋不住想笑，发自内心的笑。

好在很快就看到新娘高雅玲，此刻正手捧一束鲜花站在南方大酒店的大门前，远看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上了摩丝后高高翘起的头发。近看她脸上虽浓妆艳抹，却又后背裸露出很多。所以在黄昏不很亮的霓虹灯下，怎么看都显得姿色和气质的档次都太低，与其说是位新嫁娘，不如说她更像个胖厨娘。相比之下新郎就更显得窝囊了，一副典型的马来人脸型，眼睛深陷，皮肤黝黑，身板精瘦，好像是还没发育或者虽已发育却已僵在那儿似的，显然与长得异常颀长、白净的你有着天壤之别，让我甚至都懒得多看上一眼。

高雅玲正愁眉不展，见我一到，便顿时喜上眉梢，立刻就挽着新郎一脸笑意地迎了上来，甚至很亲热地抱了抱我肩膀大声地问道：“舅舅、舅妈呢？”

“嗯，他们今天实在是不能来了，只好让我来代表他们。”

我边说边打量她，一张胖脸在细看之下都让我觉得不像她了。不知是婚纱绷在身上太紧还是肩膀露得太多，总之在插着鲜花的造型复杂的盘发衬托下的那脸，竟膨胀似的更大了。偏偏敷满白粉的鼻头照样被穿街而过的寒风吹得发红，就更让人看上去觉得异常别扭。我赶紧把鲜花和写着我父母名字的红包递给她，可她已兴味大减，只是边收下，边又把眼睛瞄向了路边。我正要补充解释几句，她已随手把我送的鲜花递到一边相貌平平的伴娘手里，然后便一扭蛮腰下了台阶，去为刚到的男宾客点烟并打情骂俏了。

我明显感到自己被冷落在一边，却一时间不知道是走好还



是不走好，只好退后一步，看着一边西装革履的新郎用鸟语似的温州话和来宾应酬，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心里却说高雅玲怎么会这么小心眼呀，当然更奇怪一生才一次的婚礼怎么会这样，她简直没一丝的激动和兴奋。我一直以为披上婚纱那一刻是我们少女憧憬的最美好时间，可现实却又给人这么大的反差。而且天很快就彻底地黑了，就更让人感到从路边高楼间窜来的风真是寒冷而且凛冽，让伫立迎宾的一对对新人也感到衣着过于单薄，就连丰满异常的高雅玲也冻得浑身颤抖着用双臂紧紧地抱在双肩上。只有一旁卖包子的中年妇女在幸灾乐祸地说：“这个天暴冷，这个天结婚真是作孽。真的，一个个新娘都穿得这么少，都冻得缩头缩脑，还真不如我卖的包子有点热气呢。”明摆着是在气人，真是天欺人也欺，还偏偏这些扶风而站的新娘都不愿去计较。最后还是高雅玲忍不住了，率先对新郎交了底：“冷得不行了。”便和新郎交换了一下眼色，新郎就心领神会到旁边包子摊点上向那位刚才还冷嘲热讽的卖包子的刻薄妇女买了几只雪白的大肉包子，我不由得从心底艳羡并感慨伴侣间的心灵相通。谁知跟着就看见新郎笑嘻嘻地两手朝下地抓着大白肉包子捏了一捏，又把深陷眼窝里的小眼睛冲高雅玲眨了一眨，然后才把大白肉包子递给他夸张地“呸”了一声的高雅玲，而高雅玲接过来便不顾自己腥红如血的唇膏大啖起来……憧憬和遐想已久的佳日良辰竟然这样的猥琐和下流，特别是高雅玲前恭后倨的作态，更让我忽然发现她这人真是虚伪庸俗无与伦比。我看不下去了，一跺脚，便扭头去餐厅。

餐厅设在三楼，一进电梯就能听见餐厅里的嘈杂声。电梯出来就是宽敞气派的大餐厅，一片灯火辉煌，人声更是鼎沸了。放眼看去，但见大红喜字前已花花绿绿地坐满人，只是没什么熟人。我略一犹豫，估计一下我的位子该在哪，该在前面，好在我

眼尖，很快便越过美滋滋地站在那的新郎父母，看清楚了离大红喜字最近的桌上有我的席卡，并有几位先生已坐在一边了。我便走过去，谁知还没走到桌前，这一桌便有威严且喑哑的声音传过来了：“结婚是什么？”

“结婚，结婚就是男的想通了，女的想开了。”竟然这桌人跟着便朗声给予回答，那整齐划一的声音，就好像小学生在课堂上向老师背课文，顿时引来整个餐厅的哄堂大笑。

我不由得止步看去，却正和面对我坐着的一位身量中等微胖却因穿宽大格子西服就更显肥胖的青年男子四目相对。我不由得扭过脸去。尽管他西服档次不算低，可怎么看都像我家巷口卖盐水鸭的小老板，何况我还看到他眼睛在熠熠发亮。虽然我早已不是那种还未开化的纯情少女，也多多少少从书本中对男女之事有了一知半解，却没想到我这高贵一桌的人竟会在公众场合很放开地带头起哄。这时还呆站在一边就更别扭了，我赶紧过去，赶紧在属于我的座位上坐下，然后便低下头，做一副特纯洁的样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瞥了眼对面小老板的席卡，他的名字叫“丁园”，果然名如其人，长得圆不溜秋的，仿佛鼓足了气的大皮球，他父母也真是起名的高手。

我一个女孩的到来使这些原本放肆的人大为收敛，都闭上嘴，甚至带动整个大餐厅都安静下来。这倒让我略感不安，便抬头环视同桌，才发现丁园左边还坐着位五十来岁器宇轩昂的矮胖男人。单从他稳如泰山且不失威严的眼神上看，就知道是他们单位的领导，再看席卡上有些耳熟的“吴培富”的大名，就猜到他是市里的某位局长。果不其然，他跟着就用带有乡音的领导口吻打破了这一桌的沉默：“怎么，小高没到结婚年龄就做新娘啦？——这不好，我们是执法机关，就应该带头守法嘛。”

可我却从他略带一丝喑哑的嗓音里听出，他就是刚才提出

“结婚是什么”的人，还真是位领头人。于是他左边一位穿套头衫、脸庞精瘦却头发吹得有型有款的部下微欠身子抢先回答了：“吴局，你连我这个办公室主任都不相信了？”这就难怪他有十足的权威感，看来我的眼力真不错。我忍不住又看他那干巴瘦脸的办公室主任的席卡，上写着“黄天宝”，便有点忍俊不禁，“天宝”让人一看就有“天生活宝”的意思，刚才朗诵“男的思想通了，女的想开了”也就数他声音最嘹亮，他姓“黄”真是再恰当不过……我正想得有趣，他却在打量了我一眼之后，又凑吴局长耳边讪笑着道：“至于她是不是新娘我就不敢保证，我心甘情愿你批评我是官僚主义。”

吴局长早分神了，猛一听这话便把眼一瞪问：“嗯，她是二婚啦？”

“不，不是这个意思。”黄天宝赶紧解释，我注意到他眼皮上散布的一粒粒红色的小疙瘩跟着一跳一跳，“局长你没看她后背上的肉，肥鼓囊囊的，就好像随时要爆炸似的，就像——”他把目光又落在了正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的丁园身上，忽然不说了。

谁知一样“肥鼓囊囊”的丁园非但没脾气，还跟着冲黄天宝咧开嘴一笑道：“就像一只哑铃，对不对？——所以她才叫‘高雅玲’。”说罢便一仰身开怀大笑起来。

他们说得热烈、有趣，让天生爱热闹的我听得都无法安安静静地带一丝羞涩地坐在一边，也想参与进去。却又知道自己天生缺少幽默感，说出话来人家笑也不笑，也就只能从心底佩服他们天生的诙谐本事，心想这才是智慧和聪明。

黄天宝似乎还意犹未尽：“她还偏喜欢穿紧身的衣服，就像这紧裹着粽叶的小肉粽子似的。”说完便拿起餐桌上一人一只的嘉兴粽子，见重续话题没引起人们的笑意甚至注意，只得低下头边费劲地剥粽叶边自言自语地说：“晚上新郎倒费事了。不过粽

叶一剥，就可以用筷子——”他话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谁知丁园倒聪明起来，尖利的笑声直灌我的耳朵：“吴局吴局，你看看你的办公室主任，简直是挖黄河的专家，跟他在一起，不一会就会变黄色的了。”他这么一说，我才敢抬起头来，却偏又和他的眼睛对了个正着。也许是见我望他，他竟顿时自信地挺了挺胸脯，正了正身体，似乎是在显示这种场合他有充分的说话权一样。可与紧挨着外表沉稳、威严的吴局长比，终究还显得太嫩。我不由得猜测起这个卖盐水鸭的家伙在局里的地位，嗓子尖却气粗，成不了大器，可吴局长却对他的话总微笑着给予颌首。一时半会还真猜不透，搞不清楚。

黄天宝却还向吴局长讪笑道：“这可是金强在硕士论文中研究的课题。——只要从研究的角度探讨，再以诗歌的语言表达，就是再黄的东西也能登上神圣的文学殿堂。”

吴局长不由得皱了皱眉，又扫了扫眼餐厅，看来他久候新郎、新娘已不耐烦，肚皮饿了。果然他跟着便以傲慢而且不满的口气问大家：“怎么还不开席，还要等谁呀？——不要等了，大家饿了就吃吧。”说罢便看了眼一边眼睛已瞪得老大的新郎父母，就不客气地拿起自己面前的粽子剥起粽叶来。见部下都还在犹豫，便又认真而严峻地喝道：“看什么呀，还不动手！”就一声不吭地认真地把粽叶一层一层地剥了个精光，露出里面雪白的糯米来，然后煞有介事地举起一根筷子往粽子上戳，就大口地吃起来。

我看在眼里，不由怵然一惊，便感到脸上发热，才悟出黄天宝这活宝刚才为什么欲言又止。这桌就我一个女孩，岁数又小，太难堪了。可也只好装出嫌大餐厅里空调温度打得太高的样子不住地用餐巾纸给发烫的脸扇风，多多少少也能为自己的尴尬掩饰一些。

“嘻嘻，这就叫做‘意淫’。”偏偏丁园还在一边不知轻重地笑

道，随即才感觉这话的矛头所向有问题，便又赶紧追加一句说，“告诉你们，你们已没便宜可占了，其实高雅玲早就和她小老公住在了一起。——这是我一个客户说的，上午还在我办公室呢，看到她的结婚请柬还蛮奇怪：‘怎么高雅玲才结婚，他们都住一起好几年了。我就住在她前面的一栋楼，发现她真懒，衣服裤子、臭袜子什么的，都是小老公给她洗……’”

黄天宝赶紧喝道：“别瞎说了。”想打断他颇为得意的话头。可为时已晚，丁园的话早已被空调的风吹得四散开，立刻引来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特别是新郎、新娘的亲属，更是怒火中烧，有的甚至一脸气愤地把眼睛瞪着他。尽管他无疑是大实话，可在这种场合说出，显然是无聊之极，谁听了都不舒服，偏偏丁园还就是认不得这个理。“怎么是瞎说呢，都是人家的原话，千真万确。”他还大声地为自己辩护，显然他那脑袋瓜不是很清楚的。而气人的是，他非但没有收敛，甚至还来劲了，还比划着做起了手势，更引得旁桌的来宾一个个都虎视眈眈要把他吃了似的。可笨丁园却仍不开窍，还一副要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的意思。终于吴局长干咳了一声，竟然亲自出马为丁园打起岔来：“什么是‘意淫’呀？”

吴局长慢声细语地问一句，脸上的表情却是一副真不懂这词的模样，好像是领导在不耻下问。

“嗯，‘意淫’就是——”丁园见吴局长在问，便想充分表现一下，瞅一眼吴局长又瞅一眼我，就准备解释了。可我们翘首以待了好一会儿，也只是见他把眼睛朝天翻了几翻，最终也没能够表达出来。

“‘意淫’嘛，”一直用鄙夷和不屑眼光看着丁园的黄天宝也开腔了。他必须顺着吴局长的意图行事，这才是当好办公室主任的最起码的素质。所以他主动地跳了出来，把大家的目光引

向自己,然后才一指桌上一碟刚端上来的菜说道:“所谓‘意淫’,就是素菜起荤菜的名字。比如这道‘鱼香肉丝’,明明让我们吃的是很素的炒茄子丝,却又想让我们有一种吃了荤的感觉,就只好起一个很荤的名字聊以安慰,这就叫做‘意淫’!”

黄天宝给丁园解了围,反应快语速更快,当即赢得一阵轻微轻松的笑声。谈笑风生中这桌好事的家伙又商量起待会儿如何捉弄新郎、新娘,如何让他们当众接吻、拥抱,如何站在椅子上吊一只苹果让他们共啃、共咬……结果又是丁园率先出来扫大家的兴了:“没味道,他们早就住一起了,这对他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现在的人都早已是怀孕后才急急忙忙地想起来还要结婚,所以才说‘结婚结婚,急得发昏’嘛!”

吴局长竟又犯了迷糊:“怀孕了怎么结婚?”

“噢,吴局长,你可真是老糊涂了,要不是怀孕了谁还会结婚呀?”

丁园跟着就笑着指着吴局长说了一句。这个丁园竟然对吴局长也是这么的出言不恭,偏偏吴局长非但不生气,还跟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婚礼进行曲终于响起,七嘴八舌的人们这才安静下来,都把头扭向餐厅大门看去。这一看我先悚然一惊,随着音乐声起,率先进来的竟是风度翩翩的你,胸前不经意地挂着架带长镜头的高级相机,更显得英俊、潇洒和器宇不凡。

我的心乱了。新郎、新娘怎么手挽手入场,怎么介绍彼此认识经过……我都不在意了,只是看你怎么穿梭其间,怎么从不同角度或站或蹲或将照相机高举过头就按快门……只是司仪诙谐地称呼“高雅玲女士”引来的哄笑声让我回过神来。“高雅玲女士”不但没生气,甚至还温柔美丽地笑了。而这位电视上以端庄、稳重风格著称的新闻主持人也已是主持婚礼的老油子了,只

见她继续发挥道：“我们先介绍双方的父母，感谢他们把新郎、新娘抚养了三十多年……”在大家还都发愣时，黄天宝恰到好处地一声叫板“苦啊——”，更让大家在爆笑声中鼓起掌来，一开始就把婚礼的气氛推向高潮。

吴局长也被请上台，作为女方的领导讲话。他清了清嗓子就说：“今天，我亲自来参加这个大会……”又笑得人们前仰后合、东倒西歪。

我眼泪都笑出来了。可通过晶莹的泪水，我的注意力还在你身上，目光始终不离你身影。从第一次看到你起，我一直是和你正面对视，还从没机会从其它的角度仔细地看你。现在终于可以全面真切地观察你了，你身材高挑挺拔，特别是你穿半长不长满是衣袋的米色短风衣露出两条笔直修长已磨白得半旧不旧的靛蓝色牛仔裤的样子，就足以抓住所有女孩的心，何况你还有张艺术家俊美、白净的脸……便使得你在吃得油光满面的吃客中显得气质不凡和独具魅力。我正如痴如醉，听有人在喊我“杨小姐，别急得发昏，你迟早会有这一天的”，才发现他们已经举杯站起来，甚至还多出了几位，都在看着我。我不由脸一赧，马上站起来与大家碰杯，却不敢正视他们似乎已有些怀疑的目光。

只有吴局长没站起来，只是傲慢地看着大家。而这一桌人也都在竭力地恭维他，让他自然很兴奋，甚至还多喝了一些酒。可突然之间他又显得很不耐烦，紧锁着眉头站起来，冲大家挥挥手说：“没办法，我还要赶另外两个场子。——怎么都赶在今晚结婚？一晚上我就八百块钱出去，大半个月工资没了！唉，看看嘛，这叫我们怎么廉政得起来！”

他说得坦率。一片唏嘘的感叹中，他悄然离席到新郎、新娘面前，让正忙着的你给他和新郎、新娘合影一张，接着又单独和新娘合影一张，然后让新郎、新娘送他下楼。我注意到你在那儿

摇了摇头，便把目光转向我们，正好和我的目光撞上，让我又本能地想把目光躲开。谁知你不但目光不离我，甚至紧盯着我走过来了。我不知所措，偏偏眼睛还很不听话地无法从你身上移开。我这才发现我心依旧，感情如初。

“金大师，你又迟了。”黄天宝率先招呼你道，只是嘴里还吃着，讲话嘟嘟囔囔的，“你别紧盯着新娘好不好，今晚可没你什么事。”

“这话从何说起？”你微微地笑道，一张白皙、光洁的脸正好和黄天宝布满红痘的脸形成鲜明对比。你说着走过来，没有看我，却一瞥我席卡。我顿时后悔没把自己的席卡收起来，让你知道了我的名字。我不愿你知道我的名字，因为彼此不知道名字最好，一年多来柏拉图似的感情交流多好，彼此不知道名字，又不要承担任何的负担和后果，多么的浪漫和富有诗情画意啊，现在却要摊牌了。这时你已来到桌边，又看我一眼，然后才用你特有的富有磁性的声音淡淡道：“吴大帅就这么走了？我可特意带了黑白胶卷。也罢，就给你黄大主任拍吧。”

“吴大帅？”我愣了一愣，再看一边席卡上“吴培富”的大名，才明白过来，这“吴大帅”肯定来自历史课本上的军阀吴佩孚，显然带有贬义。我再抬头看你，果然你天生由于骄傲而显得特别高贵和自信的微笑中有着轻蔑，不像他们，总以一副骄傲和庄重的神情提到他们的吴局长。这又让我猜测你是报社的摄影记者，说话充满职业味，压根没把这些局长、主任放眼里。我正暗自思忖，你却像知道我的心思似的立刻给我个否定：“这桌都是我们局的，只有这位杨梅小姐不是。”

我马上报你以微笑。你这么说是在强调你对我很在意，同时也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你也是刚才吴局长“亲自”致词时自我介绍的市规划局的。你既在市级机关，我便不免有些自卑。也



许受父母平时对市领导异常谦恭的影响，也许是了解区级政府只不过是市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尽管这些人在餐桌上的表现有点委琐甚至下流，可由于你的出现，竟无形中给这些人提高了档次，甚至让这个庸俗的婚礼也增色不少。我真后悔把写着父母名字的席卡悄悄地藏起，否则让你看到我那地位正日益上升的父亲的大名，也许还能抬高一下我在这一桌人中的地位，也加深你对我的印象。我一边琢磨如何才能不露痕迹地把席卡重新放回桌上，一边目送着你又去给新郎、新娘拍照。我注意到你总是微笑，给人热情、平和与宽容的印象。你还不厌其烦地变幻角度和调整镜头，想给新娘高雅玲拍出最佳效果。而高雅玲也在你镜头前异常灵敏、活泼地周旋于来宾之中，应付自如。

在闪光灯的频频闪亮中，黄天宝开玩笑地说：“看小高脸上的粉搽得多厚，怎么看都像个日本艺妓。”

你像听见他话似的，竟无奈地摇了摇头。

其实不仅是对高雅玲。这些机关干部，包括后来坐过来的，显然早就习惯于彼此攻讦和嘲弄，一个个都显得咄咄逼人。只有我对面这位已吃得油光满面的丁园例外，属于被欺负被调侃的，甚至让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在机关工作。也只有你一门心思地忙自己的事，让人觉得有修养、有品味，特别是你不和他们同来同往，就更让我看到你文雅外表后隐藏着的锋芒不露的美感。我正想着，你高大的身影已到了我面前，我情不自禁地坐直身子。可你只是随手拉过邻桌一张乌黑发亮得看来很重的椅子，很轻松地就拎起来放在我身边，然后一脱那同样乌黑发亮的皮鞋，穿着雪白袜子的大脚就踩到椅子上了，你在给婚礼拍全景。我努力抑制住剧烈心跳深呼吸一口，便呼吸到你身上甚至脚上洋溢出的一种优雅迷人的男人气息，不像我们区物资系统的男人，即使西装革履和油头粉面，可只要他们走过办公室，便总能闻到一股乡土气